廣事類賦

廣事類賦卷第十七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門人尤世紳邦英　參

胞弟　希閔賚園重訂

戚族部　夫婦　生子　舅甥　女壻　雜親

夫婦

詩稱偕老見詩易著家人見易三從有訓禮幼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宜循世說許允婦旣衛尉之女奇醜交禮竟許見婦即欲出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日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箋四德謂工容言德也賢思戒旦見詩索忌司晨見書無嫌葑菲式薦蘩蘋並見詩旣同牢而合卺見禮當弋雁而鼓琴見詩綢繆哀切見詩伉儷情深左傳齊侯請繼室于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人未

有所瘼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荷內則之無忝〔按〕內則禮記篇名婦道備焉自中饋之稱能見易〔女史箴〕施衿結褵虔恭中饋不聞嗃嗃見易娭喚卿卿〔世說〕王戎婦常呼戎卿戎曰婦人卿壻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日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試舉梁鴻之案〔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後乃更椎髻著布褐操作而前鴻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覩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且看冀缺之耕左傳季臼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每下床而答拜〔後漢書〕樊英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床答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儼整服而如賓〔世說〕何曾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不過再三亦聞

避世老萊

列女傳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妾不能為人所制委畚而去老萊子乃隨之而隱

辭榮北郭

韓詩外傳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若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而殉楚國之憂可乎於是遂不應聘

或穿墉以窺賓

世說山公與稽阮契合金蘭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謂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勸公留宿具酒食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或斷機而勗學

後漢書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

挽鹿車以何勞

後漢書鮑宣妻桓少君裝送資賄甚盛宣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

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

臥牛衣而亦樂

漢書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賈大夫之射雉未足歡娛

左傳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百里奚之烹雌何嫌寂寞

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别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奚驚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

又有殺蠶妾以決謀

左傳晉公子重耳過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謀于桑下蠶妾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告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捐遺金以成潔

後漢書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

知公子之必興

左傳晉公子過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

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

識賊臣之宜絕 通鑑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其妻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俊臣怒毀之後俊臣敗敏獨免禍

當及時以圖功名 唐書薛仁貴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

毋貪富而害家國 列女傳陶大夫治陶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婦曰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今夫子貪富務大敗亡之徵見矣

投數騎以拔圍 晉書劉遐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遐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出劉遐於萬人之中

募死士以拒敵 合璧建中末李希烈謀襲陳州李侃爲項城令以城小欲逃歸妻楊氏曰縣不守則遂皆賊地也倉稟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請募死士固守賊遂去

無辭執爨之勞 晉書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見之張后恐事泄乃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

寧惜負薪之力 合璧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

若畫眉京兆 漢書張敞爲京兆尹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

日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熨體荀郎 世說荀粲字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

織機中之錦 晉書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苻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璇圖詩以寄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

鄲陌上之桑 古今注陌上桑者秦氏女名羅敷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爭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其辭有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之句

恩寶釵於徐淑 徐叙答夫秦嘉書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感破鏡於樂昌 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見陳政衰謂妻日國破公主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倘冀相見乃破一鏡各持其半約離別後以上元日賣於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所得德言至京訪之至上元日有老蒼頭賣半鏡者德言出其半合之乃題詩其上日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還其妻

新衣可着 世說桓沖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之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將新何由得

故沖大笑耆之

故劍寧忘〔漢書宣帝與許后起微賤及即位公卿議更立后帝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立許為皇后

無論縑素〔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忍棄糟糠〔後漢書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謂宋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機〔戰國策蘇秦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為炊

嬰生扃戶〔唐書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甚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之妬癡

恨天壤之王郎見兄弟類封胡羯末注

怨白頭之卓女〔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河魁致大監之驚〔荊湖近事李戴仁性迂僻妻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監報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別閻氏慙愁而去

齋日于太常之怒〔後漢書周澤為太常卧疾齋宮其妻哀其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

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朱翁子曾愧負薪

漢書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常擔束薪行歌謳道中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楊志堅便同行路

【雲溪友議】楊志堅居貧其妻索書求去志堅以詩送之有云金釵任意撩新鬢寶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詣州刺史顏魯公求別適公判妻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聞者悅服

秋胡自爽其行

【西京雜記】漢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不可妻也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

許允漫嫌其婦德

見上四句注

都無割肉之恩

漢書東方朔爲常侍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懷去上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便有蒸梨之懼

家語曾子以蒸梨不熟出其妻

齊眉之義何居

見上梁鴻注

反目之占如此

見易

生子 附雙生　生女

逢矢桑弧表男兒之壯志〔禮〕男子生以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又〕男子設弧于門左犀錢玉果霑座客之華筵〔蘇軾洗兒詞〕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四座兆卜熊羆之夢祥占松嶽之篇〔詩〕並見麟紱傳書聖人出矣〔拾遺記〕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聖母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脫胎指樹老子生焉〔瀨鄉記〕老子乘白鹿入母胎[illegible]生廣額大目疎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二五字手把十文〔神仙傳〕老子母扶李樹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姓亦有夢叶長庚〔唐書〕李白母夢長庚星入懷而生遂名白生名英物〔晉書〕桓溫生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父彝以啼所賞遂名溫郎有緇稱〔南部新書〕崔愼由鎮西川有異人曰君四十無子爲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君遺以服玩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

子字曰稱僧
又云縮那
胞傳紫色
南史玉敬則母為女巫常謂
人曰敬則生時胎衣紫色應
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
人吹鼓角可矣後封尋陽郡公
丹山威鳳之毛
見父
子篇
鳳毛更奏
超宗句注
凝水麒麟之骨
昌谷集韓退之云李賀之
生也如握水麒麟其骨格
富自
有神壽
玉燕之來投
天寶遺事張說母夢一玉燕自
東南飛來投懷中而有孕生說
後為
相
詡靈禽之飛集
南史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
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
人携以候沙門釋寶誌摩
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謝庭之玉樹芝蘭
見叔姪
篇玉樹
之艮
句注
王氏之神仙宗伯
眞仙通鑑王遠知母夢彩雲
靈鳳集身因有娠僧寶誌曰
生子當為神仙宗伯後
心通至道為少宗仙伯
或身繞絳霄
關令內傳尹喜
母夢絳霄流繞
其旁遂
生尹喜
或神鋪金席
林邑記東邑王陽邁其母蒙之
夢神鋪金席于地生兒落地[illegible]
上金光
照耀
詠采苢於周南
詩序芣苢婦
人樂有子也
必徵蘭於燕
[illegible]
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
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

與之蘭而御之日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瑤環瑜珥與晃進兒[illegible]
孫篇馬氏瑤環之秀句注虎豹鳳龍俱非凡質見父子篇賦涉[illegible]虎而優龍句注[illegible]
若和家三美五代史和峴生時會其父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喜日我生平美事三者并
集名日三美盧氏添丁盧同傳同生子名日添丁欲為國持役也子有不危忘
號見父子篇遊因仲舉句注兒聞如馨之稱世說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
日王文開那生如馨見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姬覺其美爭遺以新帽五色明珠初授
南唐近事樂史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後舉進士第一七枝秀草齊生傳燈錄西
域有七枝秀草若羅漢聖人生則此草生清淨之地樓中印綬後漢書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
懷孕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占者日必將生男復臨茲邪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大守天際
旗鈴梁書任昉母嘗晝臥夢五色綵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有娠占者
日必生才子石浮涸冰北史高琳母嘗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可愛遂持歸是日夢人謂日此

浮磬之精若保之必生令于俄而有孕生珠盆墜流星〔晉書〕桓元溫之孽子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于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大珠炯然明淨竟以瓢接取馬氏獨得而吞之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楓生腹上〔唐書〕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遂生志和腸遶吳門〔吳書〕孫堅母懷姙堅夢腸出遶吳閶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執香爐而生弘景〔雲笈七籤〕陶弘景母夢日精在懷二天人手執金香爐降已而有孕遂生弘景飛匹練而產虞生〔後漢書〕虞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青箱傳業〔宜室志〕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業也藍玉懷珍〔江表傳〕諸葛恪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不羨充閭之慶〔晉書〕賈充字公閭父逵晚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須符跨竈之名〔古今詩話〕吳璪賀人生子云寄語王渾防跨竈或云竈有釜故子過于父曰跨竈蘇軾與陳季常書長子邁作文頗有父風三子作詩騷

殊勝州州皆有路寵之與
聞說於菟生於老兎見叔姪篇蘇氏於菟句注何須
新婦定配參軍世說王渾妻鍾氏生子濟渾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妻笑曰若使新婦得
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按參軍謂渾中弟淪也未諳脫虜之占晉書索充夢一虜脫
上衣來詣充索紞曰虜字去上半下半男字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且兒弄麐之詞唐書
李林甫舅子姜度誕子林甫手書賀之曰聞有弄麐之慶客視之皆掩口誰云此事無勛
直得當筵一笑世說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勳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
可使卿有勳又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
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
爾乃湯餅筵開唐書明皇王后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換斗
麪爲生日湯餅耶帝憫然蘇軾詩甚欲去爲湯餅客
惟愁錯寫弄麐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
餘按三朝會日湯餅濕麪也洗兒錢竟唐書楊貴妃以安祿山爲子三日明皇賜貴妃洗兒
錢不離保母便識之無唐書白居易生七月能展書保母指之無兩字解之百試

不差試設晬盤能提戈印〔潛確類書〕周歲陳設曰晬盤〔頭會〕晬子生一歲也〔宋史〕曹彬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羅於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始憐香水之雛〔白居易詩〕洞房門上掛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果是渥洼之駿〔杜甫詩〕渥洼騏驥兒尤異是龍脊

附雙生

亦有孿生之子〔戰國策〕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之自然八士之祥〔見論語〕錦挑對襁玉刻雙璋易淆午未之刻難分兄弟之行〔瑯嬛記〕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又〕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相似無二季易安賀人孿生啟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秀既繫臂而繫足寶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襁既闘姝茂亦有闘頁〔公羊〕遠古人尚質雙生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為兄〔西京〕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

生自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並代鄭昌時文長倩一生二男勝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今霍氏亦宜以前生爲兄焉

已驗繫繩於白汲〔緯〕媛記白汲兒弟雙生母不能辨以五采繩一繫於背一繫於足

更訝賜帛於黎陽〔後漢書〕黎陽民妻一產三男一女勅賜乳母穀帛以爲祥

嘆彼梁嬴之圉妾〔左傳〕梁嬴孕過期卜曰當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何如彭祖之鬼方〔山堂肆考〕老彭姓籛名鏗陸終氏之子陸終氏娶鬼方氏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脅而出者六人

附生女

祥徵玉勝〔南史〕齊高帝劉皇后母桓氏夢吞玉勝而生后

兆叶翠雞〔[illegible]〕府名[illegible]西子母浣帛于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吞翠雞五色自空飛下久而化爲鷄飛去遂生西施

宜施

巾佩【禮】女子設帨于門右【注】帨佩巾也

可作門楣【楊妃外傳】唐明皇冊立楊貴妃其羣從兒弟皆爲列卿姊妹皆封夫人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

看鳴環珮【列女傳】下堂則從傅母保母進退則鳴玉珮環

先帶鞶絲見禮

金盤繃子翡翠眞珠【張諤】詩玉女貴妃生嫛婗始發聲金盤浴未了繃子繡初成翡翠雕芳褥眞珠帖小纓何時學健步闘取落花輕

能書紫石莫覓銀魚【唐】榷類書白樂天買終南紫石欲鐫文士傳其女金鑾方十歲忽書北山移文遂撤以勸之【白居易】詩無奈嬌癡小兒女繞腰啼哭覓銀魚

漆室曾憂太子【韓詩外傳】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魯君老太子幼

木蘭可作尚書【列女傳】木蘭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不受爵故樂府有木蘭詩曰木蘭不用尚書郎

緹縈救父【史記】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上書曰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

女消捐軀【韓詩外傳】趙河津之女曰女消簡子南擊

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女涓願以身代父之死將渡持楫者少一人女攘拳操楫遂與爲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納爲夫人豈特李氏平陽（李白詩小女字平陽）左家嬌女（左思詩吾家有嬌女）文姬則慧解聽絃（世說蔡邕夜鼓琴絃斷文姬時年六歲聞之曰第二絃邕又故斷一絃姬曰第四絃）道韞則才能詠絮（晉書謝安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小可慰情（陶潛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大惟憐壻而已哉（古樂府小時憐母大憐壻何不早嫁論家計）

舅甥

元舅曾聞申伯送舅曰至渭陽（並見詩）（南史）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袁湛之甥也嘗于公座陵湛湛正色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魏舒宅相（晉書魏舒少孤爲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有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

曰吾當為外家成此宅相

阿士文章〔南史〕劉孝綽七歲能文舅王融深賞異之嘗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何無忌則酷似其舅〔晉書〕桓元聞義兵起懼之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呂道貴則自謂為皇〔晉書〕呂道貴文帝從舅也凡與人言自稱皇舅乇

衍見識於羊祜〔晉陽秋〕王夷甫年十七見從舅羊祜申事狀詞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起祜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殷浩素賞大韓康〔晉書〕韓伯字康伯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居然是出羣之器後浩廢黜韓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神采既推江總〔南史〕江總七歲而孤依於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蕭勵謂曰爾神采英拔知名當出吾右

風韻亦有王郎〔南史〕王循清潔好學沈約以為似其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輒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寞柴荊之欲別〔杜甫〕送舅詩

瑩豈珠玉瑕堵但柴荊氣春江上別淚血消腸情〔又〕羨珠玉之在旁〔世說〕衛玠風神秀異見者皆以為玉人舅王濟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旁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日下既稱無對〔南史〕陸杲少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人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洛中偏自成雙〔合璧〕劉輿字慶孫弟琨字越石尚書郎郭奕之甥也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楚石

詠閑居而家賞〔南史〕謝貞幼聰敏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乞別墅而增傷〔晉書〕謝安與姪元賭墅顧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卒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門路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云

亦有曾藺同稱〔世說〕謝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媼欲令先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孝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

孫吳可語〔唐書〕李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惟取史書〔南史〕宗愨嘗陳器物試諸甥時樂藹尚幼所取惟書又取史傳僞讀藹累讀具

畢所記宗怒益奇之

如披雲霧【北史】齊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後舅邢晏歎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

豈若輕薄玳瑁之詩【摭言】皇甫松牛僧孺之甥也怨舅不薦作蒴詩曰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筵【注】眞珠牛公侍妾名

豪縱珊瑚之樹【世說】石崇王愷爭豪愷武帝之舅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

驅草木以蒙譏【世說】衛江州在潯陽有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便去季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耶

緣月旦而藏怒【南史】王延之阮韜俱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延之甚不平每致餉都下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言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耶

斯雖有自出之親【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又】陳厲公蔡出也【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

因未盡彌甥之禮【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注】彌遠也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女壻

畫屏初射雀　唐書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于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者許之射者皆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女婿近乘龍　社甫詩楚國先賢傳黃壹李膺俱娶太尉桓焉女時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周仲士議親邀秦樓年少吹簫此時已縱跨鳳晉段風流傳粉他年可旋乘龍

賣犬方隨婢　晉書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率薄乃令移厨悵助其經官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撫

牽羊正學農　甯史王敷弘以女適孔淳之之子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犢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訖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同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桐葉詩中先許　詩話蜀侯繼圖見一大桐葉槩墜上有詩云試翠欽雙蛾爲鬱心中事弱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侯貯巾綃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爲婿嘗爲此詩任氏曰此是妾幼時詩君安得知侯乃出桐葉示之果任氏書也

桃花洞裏初逢　續齊諧記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道見二女容顏絕妙邀至家設酒行夫婦禮有仙客持桃來慶女婿佳半年還家

由來牛子分　唐書德宗詔咸安公主下嫁可汗帝御延

喜門見廻紇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劉禹錫文乃命長嗣爲君半子

全倚丈人峯

青城山記青城山爲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峯今世俗呼人婦翁爲合岳妻之伯叔父列岳因此黃渭肇記俗呼婦翁曰嶽丈曰泰山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慈孫持正曰俗呼妻父爲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爲泰水此何義耶又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耳

美如曲逆

史記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張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妻之後爲曲逆侯

賢似梁鴻

見夫婦篇試舉梁鴻之案句注

果獲麒麟之駿

三十國春秋杜廣初爲劉景虎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侍立通夜夫嘗休倦景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謂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庭中有麒麟於見表之

何妨鸛雀之容

唐書裴寛爲潤州叅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之吏曰叅軍裴寛居也詵問狀答曰適有人以鹿爲餉不敢自欺故

壻之哉婁異乃引爲拔萃判官許妻以女歸許妻曰嘗求佳壻今得矣明日集其族使觀之貴背衣碧衣形女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既日愛誰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以貌求人乎妻寬爲

女倩

史記黃氏諸倩注東齊之間謂壻爲倩言可假倩也

致撾婦翁

後漢書明帝戲第五倫曰聞君爲吏撾婦翁寧有諸聊對曰臣三娶皆無父魏志太祖令曰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以白爲黑

若乃偏幔牽絲

天寶遺事郭元振美風姿張嘉貞欲納爲壻謂曰吾女各有姿色不知誰是匹偶吾欲五女各持一絲子於幔前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

東床坦腹

世說郄鑒使門生求女壻于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覲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床坦腹臥獨若不聞鑒曰此眞佳壻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詩得津梁

談藝謝師厚爲女擇對見黃山谷詩曰吾得壻如是足矣黃往求之然黃詩亦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津梁

書偷玉翰

談藝楊玢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玢指腹曰

已藏之徑筍矣清既如冰潤還如玉晉書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清女婿玉潤女蘇舜欽雅擅文章宋史杜衍有女夫人鍾愛必求佳婿衍以為文章器業為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皇甫謐或躭蒱博青箱雜記畢士安之婿皇甫謐少時惟事蒱博士安累欲面奏使加貶斥方啟云臣有女婿皇甫謐適邊庭有報不暇敷陳位口又欲面奏上遽還內遂謂曰卿累言婿得非欲蒱官耶可與轉一資果不敢辨唯而退即轉殿中丞王鍔則呵氣成雲谷璧王鍔為辛杲裨將嘗向天呵氣高數丈若匹練之衝雲杲謂妻日此極貴相以女妻之伯珪則美姿拔俗魏志公孫瓚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程顥以老成見奇宋史程顥十歲能詩賦十二三居郡庠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奇之許妻以女富弼以修謹自足筆錄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日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婿范日監中有二舉子富皋張為善皆可婿也晏日然則孰優范日富修謹張疎俊晏即取富皋為婿後改名弼留詩自是驚

人〔合璧〕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閽吏說曰太尉方寢清臣為絕句曰公子乘閒掛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吐哺無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人久矣竟為當時之選

投卷幾同抱璞〔南部新書〕李翱牧江淮郡有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聞之深異其語乃選為壻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殿試即畢姻作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

遊青桂之宮〔詩話〕袁錫娶齋友交言定未幾而擢第雜隱聯詩云紙看月輪還有意定知青桂近嬌娥

繡芙蓉之褥〔杜甫詩〕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

賭文簫之駕采鸞〔詩話〕文簫抵山西睹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采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

喜碧雞之依蓮幕〔合璧〕蔡君謨娶葛常之姻姊術源君已而趙尊附都帝之曾硯通議賠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哲利新試兒錦才作依仲寶遇花幕更下湿即王紫臺

嘆子立之窮慼〔蘇軾和王子立詩〕君窮一慈下風雨更相長〔又哭王子立〕庶予為客州子立未嘗相

歲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嵩州壻、何也已而果以予州之女妻之以

笑丁儀之眇目

魏畧太祖聞丁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兩目俱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吾兒誤我

亦有章皐疎牖

唐宋遺史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妻苗氏知人特選進士韋皐許之皐佐政瓚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識學皐辭東遊後五年皐持節西川代延賞改姓名為韓翱人與致言至大回彈人告曰代相公晉葬年非辨翱前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可次月果乎早也延賞竟悟晉通

呂範風姿

吳志呂範少為縣吏有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蘇君

故宋史蘇舜欽在杜祁公館舍每夜必求酒一斗杜潛使人竊窺之見方看漢書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也

姚合能詩

唐書姚合有詩名李頻亦能詩走千里丐其品題合大加歎以女妻之

張垍會誇珍玩

唐書張說子垍尚寧親公主均供承翰林而垍以所賜誇於均均曰此婦翁

遐胥非天子賜學士也

鄭鑑獨著緋衣酉陽雜俎張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封禪後獨遷五品兼賜緋衣黃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還錢者裴頠**[illegible]言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入而未還女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戎然後悅**歸產者孝基**稗史張孝基娶富人女富人止一子不修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閔然使灌園管庫覺馴謹即悉以財產歸之**然而藉何曾祖**史記張耳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帶已全禮**令壁張安道未嘗不本冠而食壻曷月與其壻王畢同飯命議帶日吾亨君賜敢不徵乎子自食某之食禮不可也**求聞壻快**晉史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有女選良偶遂別設一席曰吾有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先諧翁癡**晉書王述爲揚州刺史壻謝爾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斯皆自恃爲嬌客**蘇軾和王子立詩婦翁未可撾王郎非嬌客注女壻曰嬌客子立乃子由壻也**未肯比例於翁見**通鑑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女夫

乃是兒列奈何不敬婦翁

附友壻俗呼連衿

為亞之稱爾雅兩壻相謂為亞註詩曰瑣瑣姻婭今江東呼同門為僚壻是也維私之誼詩譚公維私註姊妹之夫曰私喬分大小吳紀喬公有二女大喬屬孫策小喬屬周瑜隗分叔季左傳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之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

哀侯不禮息侯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子路豈同彌子見孟子

受辱每為家貧合璧嚴助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為友壻所辱願為會稽太守生隙常因黨異宋史王拱辰歐陽修同為薛簡肅公子壻後修為參政事擬邪拱辰為侯劾修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任宰相者敗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王主李文靖歐主范文正其黨不同故也

蕭郎則位極人臣合璧蕭嵩與陸象先

焉徐壻宣州夏榮善相謂象先曰蕭郎十年位極人臣然不及陸郎一門盡貴

庾氏則恥爲壻吏令蕭謝嵩慎登之僕蕭氏壻謂爲判州刺史蕭登之爲長史登之恥爲爲吏蕭嵩不憚初甚感謝之言

既兄翁而成婚姻【世說】郭逸有二女長女妻崔浩次女復妻其弟亦姊

妹而爲妯娌【北史】盧倘之欲以長女妻崔休弟之子懿休又爲子陵求倘之次女日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娣姒倘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宜思娣姒之親首法

無忘連襟之義【潛確類書】范仲淹鄭戩昔自小官布衣遜郎李琰取昌齊女爲連襟【又】李晉卿有二女其子與岳州判官王樂道布衣滕元發相善李死語家人云長女配樂道次女配元發二壻足矣二人遂連襟不日相繼翰林遂爲兩府世傳李氏女多貴

雜親

盧李之親【晉雨錫】李益盧綸大曆十才子之傑出者綸于益爲內兄【劉克莊詩】李益盧綸外弟兄

蘇程之戚【蘇軾表弟程德孺生日詩】仗下千官散紫庭欲開偶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

舅壽骨遜知是弟兒

阮千里之彈琴

晉書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不可得而榮辱

黃直卿之會食

黃直卿宋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于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昔葉出也葉氏兄弟猶吾從母之兄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今數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于天寧之浮圖人具酒肴合而飲食之其為與樂張掌劇談於是重隸感厚感數豈不善致

外家之寶偏多

唐書元行沖韋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景駿子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使屬文授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內弟之喪誰執

合璧文中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

寄來蜀茗

白居易詩金花綠椀饒君用褚書羅衣儘嫂栽嫁得黑叢為姊省可能空寄蜀茶來

乞得檳榔

南史劉穆之少貧常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後江氏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饑何須此後穆之為丹陽尹乃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遺之

王茂弘呼何充以麈尾

合璧王導早為顏官其妻弟之子向

充嘗詣導舍導以塵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後充亦為顯官

揚沙哥引崔嫂以油幢 白居易集開成中揚汝士以戶部檢校尚書鎮東川樂天其妹婿也時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詩曰劉剛與婦共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按沙哥汝士小字也

笑右軍之高致徒見二謝而傾筐 世說王右軍郗夫人嘗謂其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

袁家二妹 世說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浩一適謝仁祖嘗語恒溫曰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劉家三妹 世說劉孝綽有三妹一適瑯琊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

班大家之救兄 後漢書班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上書曰妾同產兄超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李文姬之養弟 後漢書梁冀殺李固固少子燮時年十五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姊文姬賢而有智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傭

屈平既有女須 楚詞女須

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女嬃屈原姊也

聶政非無賢姊

〔史記〕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嫈如韓之市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至若鮑令暉

〔南史〕鮑令暉昭之妹也昭嘗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辛憲英

〔世說〕辛毗女憲英適羊耽弟敞爲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魯芝將爽府兵斬關出呼敞俱去敞問憲英曰太傅此舉不過誅曹爽耳爽之才非太傅敵也敞曰然則敞可無出乎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從眾而已敞遂出事定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不櫛進士

〔合璧〕關圖有妹能爲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絕代佳人

〔西京雜記〕李延年妹有絕色延年侍上作佳人絕世之歌武帝召見之得幸號李夫人

或能臨書

〔合璧〕李公擇之妹能臨竹木石等畫

或解鼓琴

〔史記〕石奮對高祖曰家有姊能鼓琴高祖召爲美人

燃鬚之譴

〔唐書〕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

可文得乎

分秩之榮

宋史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共膳之

豈特名齊道蘊

晉書王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謂其有稚人深致時同郡張亓妹亦有才質亓每稱之似道韞

才敵左芬

晉書左芬思之妹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兄武帝聞而納之拜修儀後爲貴嬪

空稱月姊

應王者辭享月孚兩監詩月羲寧無姊

儷號

內顧而已哉

儀禮主人洗獻內兄弟房中注內賓姑姊妹也

殷謝名家

見上亥家二姝句注

郗王道術

晉書郗愔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俱栖心絕穀修黃老之術

自可貸錢

郭林宗別傳林宗家貧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之成皐從師受業

何勞頭責

張敏頭責子羽文余友泰主者雖是婦夫之享少而御焉同將聽冠張萄之徒繼蹔登鄭而此賢謗處陋巷故困叅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戚之

梁氏節姊

列女傳梁宮節姊者其室失火入取兄子輒得己子乃自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

魯國義姑

列女傳齊攻魯見一婦人攜一兒抱一兒而行及軍至棄其所抱抱其所攜齊將問之對曰抱者妾兄之子棄者妾之子也於是齊將按

兵而止曰魯未可伐也婦人猶持節行義況朝臣乎魯君聞之賜以束帛百端號曰義姑

智能散寶

漢書呂祿過其姑呂須須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

兆卜張弧

左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

騎驢而追胡婢

世說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姑遠移將婢去仲容卻之適客至借客驢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披扇而認老奴

世說溫嶠喪婦從姑劉氏女有姿慧姑屬公覓壻嶠自有婚意答曰佳壻難得但如嶠如何姑曰何敢希汝也他日報云已得婚矣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嘗食爲諳姑食性

王建新嫁娘詩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扶床莫嫁似兄夫

顧況詞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迴頭語小姑莫嫁似兄夫

未肯爲炊

見夫婦篇貪不下機何近

殊多賴金

漢書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

而覘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食穰之誚何堪

史記陳平與兄伯居伯嘗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挺杖之情何甚

世說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衍妻郭氏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太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踰窻乃免

更有隔紗聽講

新洛陽收記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帳以聽之

施幛解圍

晉書王凝之弟獻之與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靑紗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馬伏波之盡禮

後漢書馬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王禹玉之必咨

唐書王珪字禹玉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

長養東方朔

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誰誣直不疑

漢書或毀直不疑曰狀貌甚美然特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妯娌之好娣姒之稱

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注今或云妯娌

介

婦家婦先生後生禮介婦請于冢婦介婦無敢敵耦于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注同出謂俱嫁一夫也宜學郝家之法世說王渾妻鍾氏字琰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親愛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莫嫌蕭氏之姻唐書高宗以太平公主適薛紹武后以薛顗妻蕭氏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田舍汝為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廣事類賦卷第十八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門人尤世紳邦英　叅

胞弟　希閔賁園重訂

交際部　師弟　朋友　媒妁婚姻　附奴僕

師弟

古之魁士名人必有名儒師傅[呂覽]不廣學而能為魁上名人者未之有也[西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既負笈而袪衣[隋書]房暉遠世傳儒學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莊]笈書箱也[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之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袪衣往受業遂扣鐘而鳴鼓[禮]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扣之以小者則小鳴[謝]承後漢書[董]春少好學師事王君仲授古文尚書又詣京房授易後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

通入槐市以橫經華山記華嶽西北有槐市云楊震講學授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遊杏壇而稽古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後漢書拜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道在發蒙見易禮宜博論見禮嗤鬼谷之蘇張拾遺記蘇秦張儀嘗息大樹下有人謂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問之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老者歸也乃教以干世出俗之辯探胸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按鬼谷子姓王名詡

美河汾之房杜唐書王通講道河汾著六經北面受學者皆當世偉人如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大義

鼓琴吹笛之風後漢書馬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徒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奏雅歌詩之趣合璧胡安定率弟子會于首善堂內相與奏雅歌詩徹夜乃散

但附

近於朱藍〔漢紀〕童子魏照求師郭泰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於朱藍本
無煩於夏楚見禮爾乃為模為範〔揚子〕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模不模範不範為害不少濟濟祁祁〔閒居賦〕祁祁生徒濟濟儒術南郭東陵之
日〔列子〕列子學於壺邱子林反居南郭從之處者百數〔南史〕何尚之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
徒謂之南學〔宋紀〕上詔徵士周勳於東陵立學裹糧受業者百餘人西河北海之時〔禮〕曾
子責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後漢〕
書鄭元字康成北海人也好學不倦學徒相隨數百千人國相孔融深敬于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
門衢號為通德門築宮為禮〔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禮而受業築碣石
宮身親往師之架廟留之〔搜神記〕介琰者吳先主府從北來云從其師公羊入東海吳主乃架
宮廟留之莫不請業請益見禮經師人師見上朱藍句注絳帳列傳
經之弟子見上鼓篋句注元亭有問字之英奇〔漢書〕劉棻嘗從揚雄學作

章奇字家素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禹錫陋室銘〕西蜀子雲亭

龍門高隱

〔羣苑〕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

鹿洞清規

〔玉海〕唐李勃與兄涉俱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即洞創臺榭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以李善道爲洞主掌教授〔宋史〕朱熹知南康軍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守之

或坐風而立雪

〔伊洛淵源〕朱光庭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語人曰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朱子語錄〕游楊二子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既覺曰尚在此乎且休矣出門門外雪深一尺

亦獻粟而裁衣

〔拾遺記〕賈逵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唐書〕歸崇敬議教授法學生謁師贄用服脩一束酒一壺彩布一裁色如師所服

瓣香宜祝

〔陳師道詩〕向來一瓣香敬祝曾南豐〔按〕南豐名鞏后山師之故云

芒屩何辭

〔南史〕范縝從沛國劉瓛學積年恆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

民生在三

〔國語〕民生於三事之

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師術有四 荀子尊嚴而憚耆艾而信誦說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未愧舌耕 見上獻粟句注

寧嘲腹笥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邊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鱔蛙充饌而何嫌 黃庭堅戲史應之為壺子師詩歲晚將無雞可割庖蛙煎鱔薦松醪

鸛雀銜鱣而送喜 後漢書楊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嘗客居於湖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此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賜宴月池之上題贊堪誇 唐書張嗣宗以學行見稱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嗣宗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討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

誦書帷帳之中烽烟寧避 東觀漢記張奐出使外國休屠及朔方烏桓同反燒度遼將軍門烟火相望兵

將大恐欲亡去與安坐帷帳中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稍以安**與勤壟畔之隨**〔後漢書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盡北面之禮**漢書于定國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或入海而探珠**〔邴原別傳原欲遠遊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康成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邱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邱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矣**亦開門而成市**〔齊確頻書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百人各營室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成都市**執經問義事若嚴君**〔[illegible][illegible]衡遷拜浙西都團練[illegible][illegible]使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近趨慕至徒數百人〔北史〕常爽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立訓甚嚴有勤罰之科諸弟子事若嚴君焉**鼓篋擔簦不辭出士**禮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合璧〕吳商學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柳宗元書〕俞扁之門不

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曲木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下董子之帷漢書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紹濂溪之祕宋史明道先生程顥伊川先生程頤少侍父珦通守南安軍時濂溪先生周惇頤為理曹掾相從講學遂能紹千載不傳之祕

講學千人後漢書牟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

師貧一字唐詩紀事鄭谷改僧齊己早梅詩數枝開作一枝開齊己下拜人以谷為一字師詩話蕭楚才見張詠作獨恨太平無一事請改恨為幸公曰眞一字師也

傳道解惑無慚師表之稱後漢書潁川荀淑至慎陽遇黃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韓愈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博古知今不愧儒林之義家語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師則吾師也北史常爽號儒林先生

學先自悟喜其會心齊雍顧書張載年十八以功名自許訪諸釋老之書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悟宋

（臺史楊時從學程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會心最為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德無常師（書）先入為主（寇氏容語王荊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須知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荀子北史李謐初師博士孔璠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韓愈師說）

朋友

君子之交淡若水（見禮）同心之言臭如蘭（見易）易誌斷金之語（見易）詩歌伐木之篇（詩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也）鮑分金之誼（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僑札贈紵之歡（左傳吳季札適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既班荊而道故（左傳伍舉與聲子相善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亦具

黍而同餐〔說苑〕范式張劭千里相期殺雞為黍以待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漢書〕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又〕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落落雲霞之契〔南史〕謝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范泰為雲霞之交〔又〕江淹曰袁叔明與子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殷勤而已依依杵臼之間〔後漢書〕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鳳舉鴻軒之概〔顏延之詩〕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按〕向秀少與嵇康呂安相友善高山流水之彈〔呂氏春秋〕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鼓琴者也若乃色染朱藍〔鄧子〕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情深膠漆〔後漢書〕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雖謂堅不如雷與陳隔雲泥而不爽其貞〔白居易詩〕昔年洛陽社貧

暌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歷風雨而不渝其節見兄弟篇風雨對牀句注既已解帶而披襟宋紀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過桑門釋法崇於三山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周祗執友箴落落僑札遊逸莊惠解帶一遇道應萬世豈論乘車與戴笠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故或共山林唐書韋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少貧隱居以孝聞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或同硯席晉書劉弘少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硯席或裹飯以相存莊子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或指囷而不惜吳志周瑜過候魯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或拜母而升堂吳志孫策與周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或談心而竟夕後漢書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望衡宇而襄裳

折梅花荆州記羅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汎舟褰裳率爾休暢而寄驛荆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斯皆豫應盍簪兌能麗澤易並一見既耐久而到頭唐書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號耐久朋賈島詩拔井須到流結交須到頭亦忘年而降德唐書張鎰有重名陸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劉師知沈侍中集序降德忘年交情爾至文士傳禰衡有逸才與孔融爲爾汝交時衡二十餘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並稱金石之交漢書武涉說韓信曰今足下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終為漢王所禽矣孟郊詩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且繫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宜入金蘭之籍宣武盛事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爾其不善者則翻雲覆雨杜甫詩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足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隙末凶終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信渝白水色落青松**左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廣絕交論援青松以誓心指白水而旌信孟郊詩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顏色**既少綈袍之贈**史記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誰憐葛帔之窮**世說任昉家貧卒後子西華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斯所以興悲於河上致歎於谷風**詩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吳越春秋子胥曰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廣絕交論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著絕交於朱穆**後漢書朱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大署門於翟公者也**史記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

媒妁婚姻

始倩冰人【晉書】索紞善占夢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媒介事也旋呼舟子見詩

青鳥傳書【薛道衡詩】願作王母三青鳥飛去飛來傳消息【李商隱詩】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蹇修爲理【楚詞】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注】蹇修伏羲臣理媒也

或號麴餅【漢書注】齊人名麵餅曰媒

人亦同姜桂【賈誼新書】姜桂因地而生男女因媒而成

薪斧之詩見詩

線針之義【淮南子】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

掌判斯存【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

導言斯美【楚詞】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遂乃結褵而繫臂【詩】親結其褵九十其儀【侯鯖錄】杜牧詩紟纓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嘗見段成式高古錄云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今定親之家亦有云繫臂者

合巹

而同牢
見禮
無嗟梅實便賦桃夭
並見詩
溝流紅葉
詩話唐僖宗時于祐于御溝拾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溝逆流為宮女韓夫人拾之後祐托韓詠門館因帝放宮中三千人詠以韓夫人同姓作伐嫁祐及成禮各于笥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韓氏笑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紫素懷今日郝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路值藍橋
裴鉶傳奇裴航過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搗盡見雲英藍橋自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過藍橋渴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以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得玉杵臼當與後航得玉杵臼遂娶而仙去
笑詠何郎之扇
何遜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粱何如花燭夜輕扇撥紅妝
同吹弄玉之簫
見美人篇弄玉吹簫句汪
指青廬而交拜
酉陽雜俎北方婚禮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行禮
托白壁以相要
搜神記羊公字雍伯營設義漿給行旅一日有一人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

氏女甚美求之徐公戲曰得白璧一雙乃可公至所種石處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遂妻之後名其地為玉田

締潘楊之世好〔潘〕岳楊仲武誄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又〕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羨王謝之門高〔梁〕紀侯景請娶于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訪之既顧我而顧伊〔世〕說諸葛恢云羊鄧是世婚江家伊顧我庾家我顧伊遂求援而求繫〔國〕語晉叔娶于范氏曰將以求繫援焉宜室宜家見詩如兄如弟詩絲既附蘿〔古〕詩與君為新婚菟絲附女蘿魚還得水〔管子〕齊桓公使管仲求寧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浩浩乎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水魚喻入託偶寧戚有伉儷之思故誦此詩卜鳳常諧〔左〕傳懿氏卜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牽羊成禮〔南〕史孔淳之與王敬弘為方外之遊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迨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玉鏡為緣見雜親篇

披易而認老奴注

剪刀寧棄〔南史〕江祏求范雲女爲婚因酒酣取巾箱中剪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笑而受之至貴雲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將軍今化爲鳳凰荊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祏更姻他族及祏敗妻子流離

休賒天帝之錢〔荊楚歲時記〕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聘久不還天帝怒驅在營室中每年祗一見

用飾元纁之幣〔儀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奴僕

蒼奴誰似方回〔世說〕郗愔字方回有蒼頭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于劉惔惔曰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才子孰憐穎士〔唐摭言〕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或多鷹犬之才〔陳琳檄〕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未見海山之使〔合璧〕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泳俱與之至夜失其所在

都調笑酒家漢書愛幸監奴馮子都辛延年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秦宮一生花裏後漢書梁冀愛監奴秦宮得出入壽所壽因與私焉內外兼寵威權大震李賀詩秦宮一生花裏活

逢頭垢面見者皆嘔輟耕錄許留齋在中書欲僱一僕牙儈特選一能應對嫻禮節者進都之日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逢頭垢面愚騃之人來郎用之

團輔圓頭鬪之必喜晉張翰周小史詩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頭菡萏芙蓉

或稱捧劍雲溪友議咸陽郭氏有一蒼頭名曰捧劍常望水眺雲不遵驅策一旦忽題詩一篇曰青鳥銜蒲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後將寘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或號典琴啓彥錄北齊王元景有奴名典琴

或以便了為號王褒僮約蜀郡王子淵以事到寡婦楊惠舍有一髯奴名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但當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當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聽

教當箠一百〔按〕便了言幹事方便了當也或以餘地為名〔風俗通〕公孫志節有蒼頭名餘地年七十二谷兒菱角捍撥調笙〔白居易詩〕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注〕菱角谷兒皆小藏獲名紅紫二綃乃女奴也主藏休令海鳥〔柳氏序訓〕公權有銀盃盂一笥為主藏奴海鷗所竊際緘如故而器皆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矣送窮漫遣奴星〔韓愈送窮文〕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鋤藥傴宜老叟〔施肩吾詩〕鋤藥傴老叟焚香呼小青接河試倩崑崙〔酉陽雜俎〕賈鏘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于黃河中以瓠接河源水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絕世〔全唐詩註〕陶峴號為水仙肯說南海獲崑崙奴名摩訶善游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寺見江水深黑謂必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峴流涕迴棹賦詩自敘自是不復遊江湖矣莫責鬚奴長鬚宜同赤脚〔初學記〕王褒有奴號鬚奴嘗有辭責其鬚曰我觀人鬚長而黑髯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如春田之苗附以豐頤呈以妍姿勁若元圭之垂若子鬚既亂且嬾枯槁禿瘁漏垢流離汙穢泥土無素顏可依

無豐頰可侍痴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獵貍之毫髦為子鬚者不亦難乎韓愈詩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

何須阿段漁童可配樵青

唐書帝賜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奴曰漁童婢曰樵青〔發〕杜甫有示獠奴阿段詩

搖大扇兮何勞

李白詩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如清秋

擎履箱兮何辱

梁武帝詩平頭奴子擎履箱

願為銀鹿得侍魯公

國史補顏峴家僮銀鹿後事魯公顏真卿終其身

試負錦囊嘗隨昌谷

見詩賦錦囊心苦句注〔發〕李賀號昌谷有昌谷集

至若李善原稱義士

後漢書李善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資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湩續年十歲與歸本縣善修理舊業告奴婢于官悉收殺之

衛青直取封侯

漢書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季布曾為僕隸

史記季布為朱家鉗奴

雄翹亦

是蒼頭〔合璧〕雄翹爲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遷鄉里王逵

之樸誠足取〔涑水記聞〕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曇僕也既而去曇應募選人等日單曇父子坐

事械繫御史臺獄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逵旦夕

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

州別駕諸子流嶺外逵哭送之防者逍之逵日我主

人也豈得不爾數日曇死逵爲治喪事朝夕哭如親

父子殯于城南而去鳴呼逵逵賤隸也獨能發于天性

之樸誠不顧異戾以救其故主之急于終始無倦如

此豈不賢哉

余成之忠信偏優〔黃山谷集〕役者余成忠信不求好德慎躬行而心安

榮雖古之學問士大夫不能過也吾貧不能脫其役

與之同歸江瀕之上作詩以識愧云爿籍生涯無列

鼎白頭忠信可尊城自非車

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

斯離紀綱之屬〔左傳〕晉侯迎大

人羸氏以歸泰伯送衛于

晉三千人寶紀綱之僕

豈是輿臺之儔〔左傳〕輿臣隸隸臣僚

僚臣僕僕臣臺〔合璧〕郭子儀壻趙縱爲家奴所告下

御史逮問張鑑奏言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

漸不可長

節婦

若乃鏡鸞孤掩，釵鳳分飛。何遜畫鏡想分鸞琴悲別鶴上官儀詩鳳逐清簫遠鸞隨幽鏡沉李商隱詩為問翠釵頭上鳳不知香頸為誰回又離鸞別鳳知何在易錦茵以苦席，代羅幬以素帷。潘岳寡婦賦黔婁但餘孀婦，高士傳黔婁死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問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柳下自有賢妻。列女傳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兮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兮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城崩杞婦，湘川記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屍於城下哭之道路聞之者皆揮涙十日而城崩淚染湘妃。博物志舜之二妃曰湘夫

人舜崩於蒼梧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成斑

形能化石

錄異記武昌北山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云昔有貞婦送夫行役立山頭望之化爲石因名焉

山有摩笄

史記趙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山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

詠柏舟而自誓

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勿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託井水以無移

孟郊烈女操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歎息粉書之屏

後漢書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傷心烏鵲之詩

列異志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乃捕舍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其詞云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

何俄而憑自殺妻與王登臺遂投臺下而死遺書於帶願以屍與憑合葬王怒使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文梓生於二冢旬日而大合抱屈曲體相連結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交頸悲鳴宋人悲之號其木曰相思樹

黃鵠歌表陶嬰之義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魯人欲求之作黃鵠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夫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嗟此寡婦兮泣下數行鳴呼哀哉死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啓入開之遂止

清風嶺有貞婦之祠輦施元兵入浙王貞婦破執至嵊縣清風嶺投崖而死郡守立石祠於嶺上

渺渺相思樹依依連理枝聽鳴鴦而腸斷見上傷心烏鵲句生

詠孤燕而心悲南史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瑜亡截其耳誓不再嫁戶有燕巢常雙去來後忽孤飛女乃以紅縷繫其足為誌後歲燕來猶帶前縷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

髮封誰解唐書賈直言貶嶺南與妻董氏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引繩使束髮以帛封之使直言署之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還

矣封帛死然臂斷奚辭五代史王凝爲虢州司戶卒於官凝家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旅舍主人見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䘏李氏而笞其主人渤海夫人甘投眢井合璧渤海封夫人適殷校書賊起爲所仔奮袂罵賊爲所殺殷長號而絕三日子相攜皆投眢井而死盧江小吏並掛枯株寰宇記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姑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古樂府有焦仲卿詩亦聞巴婦懷清史記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梁媛高行列女傳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于色而美于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王大其義尊其號曰高行姬有稱貞列女傳貞姬者楚白公勝

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聘焉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女還諡愍

唐書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家爲李納所屠女七歲母憐其幼請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問父所在西向哭拜就死德宗憐之諡之曰愍諸儒爭爲之詠

寶帶徒陳

霄讜高叡爲默啜所攻陷默啜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妻秦氏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爲榮自是皆閉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殺之

鉛膏忍屏

孔艴虐惜帰服播州尉妻徐氏還鄉里布衣粧食斥鉛膏絲將不御會赦往迎至荊州聞惜唐死二鬍奴將掠邑下江徐數其罪奴不敢逼止劫其資以去陪道行至播州得尸以還

資席草以營生

錫山志明靖難兵至儀真守義死妻沈氏養舅姑甚謹每哭夫輒走山谷中發聲長號不使姑聞貧無以自存適一日至溪邊浣衣見旁生蓆草因取以織席售而養姑姑死居守墓旁至八十餘乃卒席草遂不復生

剪皮金而自盡

諱林王烈婦劉氏女也夫死密剄殞

服又翦一皮金爲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如是耳晨奠其夫扇戸自溢

至若割鼻告誠

列女傳奚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趣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加迎者空返

毀耳守節

列女傳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乃斷髮爲信其後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婿強迎令女歸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

雖塗面以受污

列女傳漢中趙高妻禮修者同郡張氏女也郡府遭賊高殉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擧痛懷刀在身意氣烈決威不敢追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修懷憤至死爲誓

實斷指而表潔

列女傳廣漢廖伯妻段氏名紀配替聰敏達於詩書夫亡後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深高行割鼻告誡以全其節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作詩三章以謝父母乃援刀斷其指

截髮長號

北史鄭善果母崔氏

年二十而寡父彥昭欲奪其志崔抱善泉曰婦人無再醮之義且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

劓頸自絕

列女傳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盜有欲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大歎舉刀以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桑間卻餽擬塡海之冤禽

列女傳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宦於陳後歸未至家見路旁一美婦採桑悅之謂曰力田不如逢年採桑不如見郎吾有金願餽夫人婦不受而去狄胡歸母呼其婦出乃卽採桑婦也數胡之罪而自投於河述異記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爲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塡東海一名冤禽

陌上彈箏類啼珠之斂姿

見夫婦篇陌上之桑句注博物志南海有鮫人水居能泣珠

貞順自矢終慷慨以旌心

後漢書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夭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曰兒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剸以

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薰沐相紿遂讎嫥而飲血

吳書嫣覽等謀殺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紿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令翊舊將孫高傅嬰與共圖覽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乃呼高嬰置戶內使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

貞姜不棄約以求生

列女傳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於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妾知留必死也然不敢棄約以求生水大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宋女不因疾而改適

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曰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

陳孝婦之養姑不衰

漢書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屬曰我生死未可知汝肯終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居喪三年其父母將嫁之孝婦曰

夫去時屬妾以其老母妾既許諾之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欲自殺乃止遂終養其姑淮陽大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號曰孝婦曹令女之守貞何烈見上毀耳守節注宋王嘉畔絶意偷生見上傷心烏龍注董相車邊無心乞活列女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及規卒董卓聘之立罵卓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凡茲巾幗之賢盡是香閨之則彤管揚休淇方生貞女解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適皮氏守節窮居五十餘年師心率已蹈茲四德而彤管未輝令聞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芳徽足式張林陳夫人碑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愼其身並著節於松筠王融詩日月共爲照松筠俱以貞永矢心於冰雪者也古節婦吟瑤池古冰雪爲妾作心肝死者儻復生剖與良人看

妬婦

談禪居士聞獅吼以茫然

蘇軾詩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按東坡謫居黃岡與陳慥游慥自謂飽參禪學其妻柳氏最悍妒慥每設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河東柳郡也杜詩有河東女兒身姓柳之何故引以為戲吼獅子聲蓋借用傳燈錄河東獅子吼之語

佐命相臣命憤車而自載

妬記王導妻曹夫人性妒導憚之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夫人知之乃命駕將婢持刀尋討導恐飛轡出門猶恐遲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而前司徒蔡謨聞之戲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充兒也

王文穆宜添四畏之堂

見聞錄王文穆公夫人悍妒貴為一品欲置姬侍兒竟不可得宅後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只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劉孝標敍有三同之慨

南史劉峻字孝標常自為序云余自比馮敬通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

生亦攅片當作此二同也徼適有忌妻至於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坎坷此三同也恐傷

盛德謝公未許重覩

世說謝太傅安劉夫人性忌嘗幃諸婢使在前作樂太傅暫見便下帷太傅索一開夫人不許曰恐傷盛德耳

我見猶憐李氏幾逢妒害

世說桓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主聞拔刀率婢往欲斫之見李在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前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若能見殺是所本懷神色閒正辭氣悽婉主乃擲刀抱之曰阿子我見汝猶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如逢九子之魔

本事詩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父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兒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毋至五十六十薄施妝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廻波詞有優人詞曰廻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或作三公之惡

魏畧桓範不肯下呂範謂妻曰我寧向妻作三公惡不能爲呂子受屈

可憐捉跗之情

妬記諸葛元直妻劉氏性妬毋杖夫輒以兩手各捉脚跗

一日婦欲成衣乃捉緫附元直見之謂當受杖失色驚怖婦曰不也捉此欲成衣耳乃欣然

何啻執刀之畏

蜀志孫權以妹妻劉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兒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中心常凜凜

更有見圖愈疾

南史劉繪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繪乃令殷倩畫王與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容令嫗示妃妃見乃播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悲憤遂歇病亦瘥除

誦賦沈身

酉陽雜俎臨濟有妒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妻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夢見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矣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素妝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妝飾而神亦不妒也於是醜婦諱之亦莫不自影形容以塞嗤笑

虎著臙脂之號

晉稚類書陸慎言妻沈修妝妒吏民號曰臙脂虎

龍鬚露井之靈

南史梁武帝郗后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後宮通夢於帝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錺灌百味以配之故帝卒不

敢置后

研花紅而不惜

（增碓類書）武賜女嫁阮宣，性妒，有桃一枝，花葉灼燿鮮紅可愛，宣歎美之，武怒，取刀研樹，攫折其花。

刻眉以生痕

（酉陽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一婢新妝稍佳，崔怒曰：汝好妝耶？吾為汝妝。乃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桁灼其兩眼角，皮隨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妝焉。

善對而翻蒙綵纈

（南唐近事）杜業妻張氏妒，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切戒之。張氏曰：業本廷生，遭逢聖運，駑馬未竭，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而大頒之賞以銀杯綵緞。

拚生而寧飲金餅

（朝野僉載）唐兵部尚書任瓌敕賜二宮女，皆國色，妻柳氏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賜以金餅酒，云飲之立死，不妒即不須飲。柳氏拜敕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乃一飲而盡，然非鴆也。既醉醒，帝謂瓌曰：人不畏死，朕倘不能禁，卿其奈何。詔二女別宅安置。（國史異纂）房元齡夫人至妒，帝令皇后召夫人謂曰：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曰：妾寧妒而死。乃酌一卮酒與之，一舉便盡。帝曰：我尚畏見，何況元齡。

唱迴波之新曲

（見上九子魔注）

訐霹靂之奇聲

（見聞錄）蜀有功臣忘

其名妻妒每令婢隔簾奏樂後妻病甚語夫曰我死若近婢我立取之後其夫幸一婢掌衣婢方寢息忽有聲如霹靂帷帳皆裂遂驚死

遇功封而翻哭〔典論〕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爲其富貴將娶妾也

聞賊至而齊驚〔五代史〕王鍔曰黄巢既欲南來夫人又將礼至奈何左右曰不如降巢

玉人兼妒〔拾遺記〕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之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置后側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或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妒於玉人也

月點空存〔說苑〕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點迹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妒者婢妾稍不如意輒印其面故有月點錢點

隱約幔中之花影〔南史〕梁柳惲愛音樂而畏婦女妓精麗曾不敢視候射張稷與惲狎而爲惲妻所敬重稷詣談先相問夫人惲每欲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以坐妓然後敢出稷因得一留目焉

猜疑屏上之羅裙〔異苑〕車武子妻甚妬呼其兄宿取一絳衫衣掛屏風上其婦拔刀竟上床發被乃其兄也慚而退

殺乳母兮何酷〔晉書〕賈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妒忌初充子黎民三歲乳毋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

見謂充私乳母郭懟殺之黎民懸念而死充遂無嗣之

埋侍婢分復生　晉書干寶之父有寵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嘗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掩鼻工讒之態　國策楚鄭褎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褎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令劓之

入宮見妒之情　司馬遷報任安書女無美惡入宮見妒戰國策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

怒因斷髮　唐書宣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怒刵耳劓鼻斷巽髮帝怒斥為縣主

死猶毀形　典論袁紹妻劉妒紹死殺紹寵婢五人為死者有知恐見紹于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

休攖悍虎　遯齋閒覽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嘗夜分聞堂廡間宣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取鬪戶移榻中庭持刀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

英逆妒鱗　梁張纘妒婦賦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

喜郎君之歸京國　孔夢

瑣言張揚與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妒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于江淮間常致書問其存亡資以錢帛乃潛長其子讀書有入告以非處士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緘札遁歸京楊已死至家門無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蘇氏泣謂諸子曰誠有此子我年少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眥衆泣取入宅齒諸兄之列名爲仁龜

顧愛姬之出宮門

拾遺

記莊宗愛姬生子后心妒之一日元行欽侍上側上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上不得已陽諾之后趣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已肩輿出宮門矣莊宗不樂稱疾不出者累日

不思樛木之恩化行女子

詩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翻謂螽斯之什撰自男人

妒記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旣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等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言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笑愁詩之徒詠

抒情集李廷璧策名蜀中爲舒州軍倅其妻猜妒一日錦閣連宴三宵不歸妻遂意云來

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臨逝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留著骨粘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看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雁聲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

豈瘡慮之能懲

杜蘭香別傳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娶妾妻妒不已碩謂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從耳言畢而妻患瘡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曰此瘡所以治妒瘡如妒亦當瘥數日之間瘡愈而妻無妒心遂生數子

無勞賣阜莢

南史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甚妒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命王氏親賣阜莢埽帚以辱之

不用貴鶬鶊

南史梁武帝平齊獲侍見十餘輩帝悅之郗后憤恚成疾左右曰山海經云食鶬鶊肉止妒郗后食之妒果減半

宜並付之爾爾

南史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妒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彥遠爾爾從吉其夕賜藥殺之

誰復聞其卿卿

見夫婦篤每喚卿卿何注

廣事類賦卷第十九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同學鄒升恒愼

胞弟　希閎賁園重訂

閨閣部　美人　才女　姬妾　婢附

美人

如花如玉（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有女如玉

傾國傾城（漢書）李延年侍上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刻苕華之玉（竹書紀年）桀伐岷山岷山獻二女曰琬曰琰桀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裂褒女之繒（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繒聲（又）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誇南威於晉苑（戰國策）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

教西子於吳門（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好色于苧蘿山得

鬻薪之女二日西施日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使范蠡獻于吳吳王大悅

金屋會藏阿嬌女漢武故事武帝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好否笑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羅幃還致李夫人漢書李夫人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幃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觀上愈益相思悲感

芝生殿內麗娟風前縹緲洞冥記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常致娟于琥珀帳恐塵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繫娟袂閉于重幕中恐隨風起也娟以琥珀為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

昭陽宮中飛燕掌上輕盈西京雜記趙飛燕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求帝召人宮大幸有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飛燕外傳飛燕體輕腰盈能為學上舞

寶帳白綾窺來甘后見如賦玉人謙姊句注

匳

壺紅淚迎到靈芸〔拾遺記〕薛靈芸容貌絕世谷習守常山郡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魏文帝盡芸別父母淚下霑衣以王唾壺盛之壺則紅色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篤青色之牛道側燒石葉之香京師數十里高燭之光相縱不滅車塵起薇星月時入請為塵宵又築高臺列燭于下名日燭臺遠望如列星墜地又于大道傍一里置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蓋嘆日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兩今非雲非兩非朝非暮因改盡芸之名日夜來外國獻火珠龍鸞之叙帝日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夜來妙于女工雖處深帷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不服也宮中號曰針神

琥珀吳宮之如意〔吳錄〕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美態少儔同幽者百數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于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慼不食撤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吳主以琥珀如意撫案日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況在歡樂乃納于後宮果以姿色見寵

琉璃孫氏之園屏〔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嘗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坐屏風內而

外埜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于外又爲四人合四氣香皆異園所出百洗不歇名百濯香四人來侍皆以

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所居室名爲思香媚寢

瓊樹朝朝見 陳書後主曲有有玉樹後庭花

臨春樂等其略云壁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

金蓮步步生 南史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兒亦大起芳樂玉壽諸殿鑾金爲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巧笑則錦衣施粉 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幸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皆日夜在側瓊樹妙爲蟬鬢望之縹紗如蟬翼巧笑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

宵娘則素襪凌雲 道山清話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蓮中作品色瑞雲令宵娘以帛繞足纖小屈上作新月狀著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

合德分憐於廣袖 飛燕外傳飛燕妹趙合德眉消出浴不濡爲卷髮號新與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常與飛燕並坐誤唾其袖合德曰妙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能若此乃號石華廣袖

玉環擅寵于華清 太真外傳楊貴妃小字玉環寵頻後宮上

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華清有端正樓則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即貴妃澡沐之室

亦有洛水神仙

（曹植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

巫山雲雨

（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盧家少婦之堂

（梁武帝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年來十二能織綺十五採桑南陌頭十六嫁為盧家婦十七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君王（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

宋氏東隣之子

（宋玉好色賦）天下之佳人莫如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芙蓉卓文之顏

（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楊柳小蠻之舞白居易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注樂天二妾名樊素小蠻樊素善歌小蠻善舞

飛瓊乘輦而來漢武內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弄玉吹簫而去列仙傳簫史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作鳳樓教弄玉吹簫感鳳來築一日隨鳳飛去

絳仙解畫修眉侍兒小名錄隋煬帝宮妃吳絳仙善畫長蛾眉由是宮嬪御皆做此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名蛾綠而進之帝每倚簾顧之移時不去

孫壽濃妝鬆髻後漢書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

居宮三國並是麗人楊妃外傳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大姨封韓國夫人三姨封虢國夫人八姨封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以爲脂粉之資然虢國夫人不施朱粉自有美艷常素面朝天子

江左二喬同歸佳婿吳志周瑜從孫策攻皖城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

風前待月之詞元稹會真記鶯鶯詩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

帝非無嫫母（軒轅本紀）黃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有淑德齊王反愛無鹽（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乃自謁宣王左右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召見拜爲后宿瘤非醜（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歷齒偏姸（好色賦）登徒子妻蓬頭攣耳齞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武僂曾擇（襄陽耆舊傳）黃承彥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孔明許焉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許允何嫌見夫婦篇回德宜循句注莫效矉於西子（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且同室於隴廉（楚辭）珪璋雜於甑窐兮隴廉與孟娵同宮（注）隴廉古醜女孟娵古好女不見明妃翻遠嫁至今青冢草纖纖（漢書）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衆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諸宮人皆賂

臺畫工獨王嬙不肯遜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乃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歸州圖經）塞外草俱白惟明妃冢獨青號曰青冢

才女

班姬團扇之詩（班婕妤詩）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蔡琰琴絃之識（蔡琰別傳）琰字文姬六歲時父邕夜鼓琴絃絕琰聞之曰第二絃邕又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詠柳絮於風前（世說）謝太傅問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頌椒花於元日（晉書）劉臻妻陳氏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翩翩賦茗之才（小名錄）鮑昭妹字令暉才思亞於昭著香茗集行世嫋嫋簪花之格（書斷）衛夫人從妹名恆袁昂評其書法如插花美女（簾雛松集）東鄰美女爭傳咏絮之篇西鄰佳人競傚簪花之格昭容可使量才（景龍文館記）唐上官昭容名婉

兒母鄭氏方娠夢神人畀之大稱曰持此可稱量天下生彌月鄭弄之曰爾非稱量天下者乎孩啞應之後入掖庭年十四聰明敏達才華無比天后聞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構景龍間恒掌宸翰其軍國謀猷生殺大柄多其所決至若幽求英雋疇與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

進士何妨不櫛

南楚新聞關圖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皆妙圖常語同僚曰某家育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紅箋一首相如翻作女流

烟花記隋煬帝以合歡水菓賜呉絳仙絳仙以紅箋進詩謝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花蕊百篇王建居然國色

後山詩話貲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

至於曹昭能續史

後漢書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未竟而卒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伏女解傳經

漢書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注衛宏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

隔紗幃而講授見母子篇紗幔受業注
施步障以酬賓〔世說〕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其兄凝之妻謝道韞遣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
江令才華未勝陳宮學士〔南史〕陳後主嘗使江總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張貴妃等八人襲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又〕後主嘗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艷麗青使歌之〔李商隱詩〕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右軍筆法還師衛氏夫人見書法篇末注
甄后九齡先耽筆硯〔魏書〕文帝甄后九歲喜書輒用諸兄筆硯兄言當作女博士耶曰古賢女未有不覽前代成敗者
劉家三妹尤著才名〔南史〕劉孝綽三妹並有才學第三妹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家三娘也悱卒妻爲祭文辭甚悲愴悱父勉欲爲哀辭見此文乃閣筆
書答秦嘉寫花牋而寄恨見夫婦篇思竇叔于徐淑注
機成蘇蕙託文錦以傳情見夫婦篇織中之錦注
徐惠妃小山之作〔唐書〕徐惠妃名惠堅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入

歲能屬文父嘗使擬離騷作小山篇太宗召爲才人軍旅未寧上疏諫修宮室詞甚典美上然之白

金鑾紫石之文

合璧白樂天女字金鑾年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刊文士傳乃以刑女書

妙詠新妝釵鳳鏡鸞之句

朝野僉載揚盈川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妝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代哦白燭香蘭醉草之吟

北夢瑣言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也善爲詩一日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子細看

牛女則眠中講義

記聞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廩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數百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父方擬授之夢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終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其親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覺而問之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眠熟與文人談論皆古之

知名者或稱王弼鄭元王衍臨機往來答難識論蜂起從徑數夜不已又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所爲詩賦文詞名曰遺芳集

薛媛則鏡裏圖形

〔雲溪友議〕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女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于穎欣遂諾之遣僕歸取琴書似無旋返意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楚材得之甚慚遂還偕老

歎雲飛而雨散

〔雲溪友議〕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拾其過而出之慎氏慨然爲詩以訣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灌夫覽之悽感復爲夫婦

嗟拂杵與調砧

〔行情集〕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戍十餘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暌離已是十年强對鏡那堪重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勅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斯皆

才逾鮑妹

〔詩品〕鮑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韻敵左芬

〔晉書〕左貴嬪名芬思之妹善綴文武帝聞而納之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

並著玉臺之詠

〔大唐新語〕梁簡文為太子好作艷詩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大其體

咸誇錦字之能

織見夫婦篇中之錦注

每筆牀之在手俱硯匣以隨身

〔玉臺新詠序〕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

信是掃眉之才子

見美人賦花裏閉門句注

豈徒刺繡之針神

見美人賦蜓壺紅淚注

若乃花裏送郎

〔李清照詩〕常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

柳梢待月

〔宋淑真詞〕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魚元機漫詠蕙蘭

〔北夢瑣言〕魚元機甚有才思咸通中適補闕李億後愛衰為女道士有詩日蕙蘭消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自是縱懷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所殺有集行于世

李清照空懷金石

〔本集〕李清照號易安居士適趙明誠有金石錄後序明誠故再適張汝舟反目有賽嘗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庸才傳者皆笑之有漱玉集行世

斯皆並擅才

華未免懷慚婦德

姬妾 附妓

古稱內寵 左傳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亦曰小妻 漢書枚乘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 比房婑婧 列子公孫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婧者以盈之 列屋柔靡 韓愈文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堪嗤染髮 謝靈運詩懸展染白髮欲以媚則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欲笑圖眉 潛確類書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様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嘗率衆同志爲修眉史矣 碧玉汝南之寵 東坡集樂府有情人碧玉歌一云汝南王妾庾信詩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 綠珠石氏之姬 晉書石崇有妾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矯詔收崇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于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桃根桃葉 古今樂錄王獻之愛妾名桃葉

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作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又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

柳氏柳枝

（章臺柳傳）韓翃少負才名鄰居有姓李者每令妓柳氏至家必邀韓共飲謂韓曰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以與韓韓後為侯希逸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三歲不果逕寄詩曰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爲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與虞侯許俊謂翃曰當爲足下致之乃造沙吒之第伺其出排闥直入挾柳氏馳馬而出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罹禍訴于希逸希逸以事聞請朝詔以柳氏還翊（詩林）韓退之侍姬一名絳桃一名柳枝退之奉使王庭奏至壽陽驛有詩曰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城邊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追歸柳枝竄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住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飄意絳桃矣（李義山集）柳枝洛中里娘也年十七吹葉嚼蕊調絲擫管聞李義山燕臺詩乃折柳枝結帶贈義山乞詩

紅拂還同紅線

（紅拂傳）李

靖微時謁見楊素有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者叩門而入說去衣帽乃一美人曰妾楊家紅拂妓也閱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願托喬木耳李靖遂與之俱適太原紅綫見美人篇博通經史注

雪兒更有香兒

雪兒見美人篇雅擅文詞注〔麗情集〕元載侍姬薛瑤英幼以香骨飲啖之長而肌香故名香兒楊炎贈詩曰雪面淡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田田錢錢

〔書史〕辛棄疾二妾一名田田一名錢錢皆因其姓名之並善尺牘

真真好好

〔合璧〕沈真真柳將軍愛妾也〔麗情集〕張好好善歌沈進師以雙鬟納之

鶯鶯燕燕

〔隨隱漫錄〕錢塘范十二郎二女為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次曰燕燕陸氏貧貨所居羣妾散燕燕獨不忍去陸死鬻身以葬焉

簡簡師師

〔白居易詩〕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腮柳葉眼〔合璧〕宋徽宗時汴城名妓有李師師

愛崔徽之圖畫

〔元集〕崔徽河中妓也裴敬中與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愁抑乃寫真奉書托白知退寄與裴敬中曰為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稹為作歌

憐靜婉之腰肢

〔南史〕羊侃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舞人張靜婉

腰圍一尺六寸咸謂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釵

命劉風而辨寶

見美人篇氏劉風注

不倩琴客以彈絲

麗情集柳宜城愛姿善于嫌琴字琴客撥琴容又妓名顧況有官城訪琴客詩

素口蠻腰之伎

見美人篇楊柳小蠻句注

玉梅白稱之姿

麗情集詹天游屬意朱騎馬家粉兒卩占曰白藕香巾見西子玉梅花下過昭君不曾眞個也銷魂宋遂以粉兒與之曰請天游眞個消魂也

步香塵而窈窕

拾遺記石崇使愛姬數十人各合與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殿又諦沈水之香如塵未作象狀上使姬踐之無迹者則賜珍珠百琲有迷者節其飲食介體輕弱效閉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味

陽花障而依稀

天寶還事寧王有樂妓寵姐善歌而色美客莫能見李白醉戲曰王何惜此女示于采乃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歌于障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閉聲亦幸矣

解誦靈光賦

蜀志劉琰侍婢與十能爲聲樂又悉教讀書能誦魯靈光殿賦

能歌金縷衣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爲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

枝後沒入宮又放歸杜
牧感之作杜秋娘詩

爾乃玉馬枕邊

麗情集宋洗
慶之每夜馬
殿輒舊見一自駢以縮縛複起獻如飛甃之不及入
閣內問內人惟愛妾陰月華背上玉焉以絳縷穿之
臥則置枕下夜每
失所在旦則如故

金絲帳底

杜陽編元載寵姬薛瑤
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
王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綠珠不能過
也載以金絲帳却塵褥處之以紅綃衣衣之

肉可成臺

五代史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
案使諸妓各執一器環侍號肉臺盤

圍原是妓

天寶遺事申王每至冬月風雪苦寒
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呼爲妓圍

女是尙書

雜錄
魏明
帝選女子知書可信任者六人以爲女尙書世說王
丞相導寵妾雷氏頗預政事納貨賂蔡公謂之雷尙

書娘名御史

桂苑叢談圈樂婦人有求新婦御史娘
柳青娘皆一時之妙選蜀錫詩天下能
歌御史類花前月底春君王九垂
深處雜人見猶把新聲傳順郎

藪盡風流

天寶遺
事長安
平康坊妓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每年新進
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呼此坊爲風流藪澤

妝憐時世

唐世說崔樞夫人治家整
不許羣妾作時世妝

口作逆香

播雁類
者嶺出

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香蜀僧曰此女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有吹爲蘭氣見美人賦芝生殿內妝

別玉簫以遺詩雲溪友議韋皋少遊江夏姜使君之館有小青衣曰玉簫年七歲常令侍皋年長有情韋去與玉簫約曰少則五載多則七年來取因留玉指環並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逾八年不至絕食而殞後十年韋鎮蜀他鎮送一歌妓來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眞玉簫也

聽箜篌而成市洛陽伽藍記徐月華本高陽王妃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曲後爲將軍原士康妾每鼓箜篌而歌其聲入雲聽者成市

絳舟楊柳枝邊見才女篇魚元機注

閉戶枇杷花裏見美人篇花裏閑門注

憐玉腕而微吟吟窗雜錄李愿姬眞珠後爲牛僧孺妾僧孺妾盧肇文延于中寢會眞珠沐髮以手捧其髻插金釵于兩鬢間僧孺命盧詠詩盧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入紅裙而窺醉韓愈詩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

洞有迷香雲仙雜記史鳳宣城妓也待客有差等最上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鏤逕澀次則交紅被傳

香枕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宣城罄囊有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照春屏而歸

泥惟沾絮 東坡集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于席上令妓求詩參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風上下狂

司空見慣而寧閑 雲溪友議劉禹錫赴任蘇州道過揚州州帥杜鴻漸飲之酒大醉歸驛稍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已有也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妾來侍寢問何詩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御史狂言而不忌 古今詩話杜牧自御史分司洛陽時李愿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睇目注視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視之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戀春色於鏡湖 古今詩話元稹除涉浙東喜官妓劉採春愚詩曰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人以爲戀鏡湖春色耳

憶蛾眉於鏡水 麗情集元稹使蜀籍鼓薛濤有才色豈侍壽後

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錦瑟傳情 〔詩話〕李義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

紅綃寄泪 〔麗情集〕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灼每遣人以軟紅綃聚淚爲寄

鍾乳三千金釵十二 〔談苑〕牛僧孺自誇服金石千金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白樂天戲贈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摭〕鍾乳生岩穴處陰溜山液而成中空下垂似鵝觴管子練服延年十二行或言六鬢齊眉比立爲釵十二

笑子野之蒼毛 〔古今詩話〕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買妾東坡作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

哂子京之半臂 〔北夢瑣言〕宋子京多內寵常宴于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子京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取服忍凍而歸

韓退之尚有巷柳之吟 見上柳氏柳枝注

司馬遷且有清娛之侍 婍

子傳司馬遷侍妾名隨清娛子長遊覽嘗從焉始知我見猶憐見妬婦篇我見猶憐注

亦復誰能遣此齊書張瓌位光祿妓妾盈房或議其衰老瓌曰我平生嗜好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至若鳳窠羣女姑藏記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壺巾錦仙裳密粉淡妝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案換香者號麝姬掌詩窠者號雙清子總名曰鳳窠羣女又曰圖雲隊曳雲仙

天上書仙麗情集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爲閑中第一時號書仙有任生者投之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下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烟

銀釭斜背摭言裴思謙狀元及第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宿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素頸當筵柳永詞秀香家住桃花徑算神仙才堪並層波細剪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

青樓朱箔盧仝詩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

綠水紅蓮全唐詩話元微之到通州見塵壁間有詩落句云綠水紅蓮一朶開千花萬草

無顏色不知何人題也錄此詞寄樂天乃樂天十五年前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故白詩云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朝可軟那知傳誦到通州

啼黃鶯而惜別本事詩韓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妓善歌色亦閒妙昱情屬甚厚滉聞其名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于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令歌果唱戎詞曲既終滉曰我使君於汝寄情耶妓竦然起曰然淚隨言下韓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運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登雪嶺以爭妍雲溪友議崔崖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措嘗嘲李端端詩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窓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李因徑乞哀乃更贈曰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運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照

鴛鴦於池畔北夢瑣言江淮間名妓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頭水忍照鴛鴦兩背飛

棲鳳凰於枝間侯鯖錄元微之貶江陵過襄陽夜召

名妓劇欽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

欣眾鳥之有托〔中興間氣集〕李秀蘭嘗與諸賢會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眾鳥欣有托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

觀荷珠之暫圓〔鮑生詩〕風颷荷珠雖暫圓多情信有短姻緣

奪瓊枝於宴席〔雲溪友議〕鄭吏與蔡京同年以酒樂相邀座有瓊枝者鄭之所愛而席之最妬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競也

覓愛卿於君前〔詩話〕韓魏公爲陝西安撫使李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爲官妓賈愛卿賦詩曰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飄紅袖以拂塵壁〔青箱記〕魏仲先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復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墮金釵而露指尖〔摭言〕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錢酒後徵吟曰骰子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牧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感楊花之撲面〔抒情集〕韋蟾廉問鄂州罷

任寅繚盛陳祖席饒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不虛中皆不能屬有一妓泫然起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揚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嘆獻尊令唱作揚柳長詞極歡而散嬪數十綿狗之

笑山鳥之驚旋

詩話蔡君謨知所州飲於後圃陳烈與焉留妓佐酒舉歌一拍烈驚怖越墻攀木而逝因號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臨蒡老潮歸晴來游色依稀見所後舞心郎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陶穀縈心於秦女

聞見錄陶穀使江南韓熙載命妓秦若蘭詐爲驛卒女擁帚掃地陶因與之狎贈詞名風光好曰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范公屬意於小鬟

吹劍錄范文正公守饒喜妓籍中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有別離恨爲托春風幹了來介遂買以送公

莫打鴨以驚雙翼

魏泰詩話呂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一日郡妓犯小過欲笞之妓曰不敢辭但恐杭妓不安耳乃令之梅聖俞因作莫打鴨詩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

向池中浴不比孤洲老鴞鴿鶡鴇
倘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荒

逐流鶯而過墻邊

后山詩話司馬温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
公諱之適會僧廬王荊公往迫之妓踰垣而去翔公
爲集句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
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然而黃金散盡

白居易詩黃金費盡教
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朱閑誰過

蘇軾詩失
關前頭香
井多碧桃枝
下美人過

絮飛春暮

蘇集世謂樂天有折楊柳枝
劉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
不得隨風好
去落誰家

子滿陰多

麗情集杜牧遊湖州刺史崔
君素悉致諸妓牧觀之殊不
愜意曰願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冀於此際或有閱焉
刺史如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將竟無所得忽有老姥
引鬟髮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眞國色也接至舟
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寄爲後期吾十年後必
爲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以重幣結之牧歸朝
以官卑職小不敢發後骨周墀入相乃併上三箋乞
守湖州比至郡已十四年矣亟使召之其母見曰向
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生三子矣牧俛首曰
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還之因賦詩自傷曰自是
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

葉成陰子滿枝

門庭冷落車馬稀疏 沉宅遶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遊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云何謂湖中景琴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鑾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鱉殺劉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大悟即削髮爲尼

鴛鴦易去 李商隱詩浦冷鴛鴦去園空蛺蝶稀

蜂蝶如何 天寶遺事都中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每出入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雞聲催斷 天寶遺事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授天長簿與國容相別詩且赴任風容使女侯貴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求洽款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謳誦焉

錢樹怨枯 樂府雜錄許和子吉州永新娼家女也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聽琵琶兮心斷絕 侯鯖錄蔡確既新州侍兒名琵琶有鸚鵡甚慧確毋呼琵琶即叩一響扳鸚鵡即傳呼不已及琵琶卒偶抑響板鸚鵡猶傳呼琵琶乃感傷成疾賦詩曰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

求同渡不同歸

詠燕子兮淚滂沱 【麗情集】唐元和中張建封鎮武寧有嬖盼盼者徐之奇色建封納之燕子樓公薨盼盼感激深恩誓不再適白樂天贈以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見詩曰舍人責我不能死殉也遂感恨而卒東坡詞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試誦朝雲六如偈 【蘇集】余家有數妾四五六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其卒也誦金剛經六如偈而卒

休聽子夜四時歌 【樂府】雜題四時行樂詞習之子夜四時歌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

【增】

婢

春草初生 【誠齋雜記】白樂天有婢善舞名春草

朝雲未嫁 【伽藍記】後魏河間王有婢曰朝雲善吹箎能為隴上聲羌叛王令朝雲假為貧女吹箎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尋而降秦人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

遇蕭郎於楊柳陰中 【唐宋遺史】崔郊有婢甚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姑貧鬻婢于連帥于頔家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崔家偶郊立于柳陰馬上漣泣誓贈詩

日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頔座公觀詩召崔以婢與之

給阿堵於櫻桃影下〔三水小牘〕湖南觀察李庾之女奴名卻要美容止善辭令巧媚才慧李四子皆年少狂俠欲烝卻要而不得嘗遇清明節夜纖月娟娟庭花爛發卻要遇長子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卻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佇立候堂前眠熟當至又於廊下逢二郎調之給令於東北隅相待遇三郎給令於西南隅相待遇四郎握手不可解卻要亦給令於西北隅相待長子於廳角中屏息以待見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卻要答燃炬疾向廳事豁雙屏照之謂四子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四子皆掩面而走

雖曰卑人〔漢書〕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嘗兼奴價〔晉書〕祖訥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敦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人戲曰奴價倍婢訥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投之皮耶

試看擣練〔白居易詩〕擣練蛾眉婢鳴鄉蛙角奴

或遣賣珠〔杜甫詩〕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

翻羹休怒〔後漢書〕劉寬簡略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

朝衣寬神色不興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覆酒堪疑（列女傳）周大夫妻淫于鄰主父還恐覺爲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毋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鬬之直以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婢辭以自殺乃厚幣嫁之**幸免**

泥中之辱（世說）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怒使人臾着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敢吟團扇之詞（詩話）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輒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芳姿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莫學夫人舉止（翰墨志）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

曾唾洛下吟詩（晉書）顧愷之爲吟咏自謂先賢風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未妨丸藥（合璧）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客見之由是沈累數年

兼令持衣（晉書）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王敦脫故著新意色無忤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郭

璞之投符可哂

〔晉書〕郭璞愛主人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乃陰使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赤衣人皆反縛自投井主人悅

阮咸之累騎偏擬

見雜親篇騎驢而追胡婢句注

若乃貴執香爐

〔通典〕漢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熱香爐護衣服

賤操箕帚

〔東軒筆錄〕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結婚鍾離買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觀泣曰幼時我父曾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劇鍾讙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前令也身死家破流落民間合諭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轂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奩籢以歸君子可乎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顏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以前令之女歸許氏

赤脚何嫌

見奴賦莫責鬻奴注

脅肩眞醜

〔飛燕外傳〕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汝曹婢脅肩者比耶

如願虛言

〔搜神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

崑崙不朽

晉書李太后本織坊婢也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簡文帝幸之有娠生孝武帝

誦賦能乎

見姬妾篇解誦盡光句注

煎茶解否

白居易詩桙遣禿頭奴子撥茶教纖手侍兒煎

漫損犀簾

雲仙散錄閬州參軍黃涉有婢日笑春紅紅死涉念之酒淚爛損犀簾

休憐綺袖

蔡邕青衣賦綺袖丹裳躡蹈絲扉

鴛鴦之尾常空鸚鵡之籠欲透

劉禹錫詩失婢詩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拢尾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脱青衣